廣弘明集/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 ◄

廣弘明集
卷四

► 卷五

卷四

○歸正篇第一之四

△捨事李老道法詔——梁武帝

梁高祖武皇帝，年三十四登位，在政四十九年。雖億兆務殷，而卷不釋手，內經外典，罔不厝懷，皆為訓解，數千餘卷。而儉約自節，羅綺不緣，寢處虛閑，晝夜無怠，致有布被莞席，草屨葛巾。初臨大寶，即備斯事，日惟一食，永絕辛膻。自有帝王，罕能及此。舊事老子，宗尚符圖，窮討根源，有同妄作。帝乃躬運神筆，下詔舍道。文曰：“維天監三年，四月八日，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，十方諸佛，十方尊法，十方聖僧。伏見經云：‘發菩提心者，即是佛心。’其餘諸善，不得為喻。能使眾生出三界之苦門，入無為之勝路，故如來漏盡，智凝成覺。至道通機，德圓取聖，發慧炬以照迷，鏡法流以澄垢，啟瑞跡於天中，爍靈儀於像外；度群迷於欲海，引含識於涅槃。登常樂之高山，出愛河之深際，言乖四句，語絕百非，應跡娑婆，王宮誕相。步三界而為尊，普大千而流照。但以機心淺薄，好生厭怠，遂乃湛說圓常，亦復潛輝鶴樹；闍王滅罪，婆藪除殃。若不逢遇大聖法王，誰能救接？在跡雖隱，其道無虧。弟子經遲迷荒，耽事老子，曆葉相承，染此邪法。習因善發，棄迷知返。今舍舊醫，歸憑正覺，願使未來世中　童男出家，廣弘經教，化度含識，同共成佛。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，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。涉大乘心，離二乘念，正願諸佛證明，菩薩攝受。弟子蕭衍和南。”於時帝與道俗二萬

人，於重雲殿重閣上，手書此文，發菩提心。至四月十一日，又敕門下：“ 大經中說，道有九十六種，惟佛一道，是於正道，其餘九十五種，名為邪道。朕舍邪外以事正內，諸佛如來。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，各可發菩提心。老子、周公、孔子等，雖是如來弟子，而化跡既邪，止是世間之善，不能革凡成聖。其公卿百官，侯王宗族，宜反偽就真，舍邪入正。故經教《成實論》云：‘ 若事外道心重，佛法心輕，即是邪見。若心一等，是無記性，不當善惡。 ’若事佛心強，老子心弱者，乃是清信。言清信者，清是表裏俱淨，垢穢惑累皆盡；信是信正不信邪；故言清信佛弟子。其餘諸信，皆是邪見，不得稱清信也。門下速施行。 ”至四月十七日，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啟云：“ 臣綸聞：如來嚴相，巍巍架於有頂，微妙色身，蕩蕩顯乎無際。假金輪而啟物，托銀粟以應凡，砥波若之利刀，收涅槃之妙果，泛生死之苦海，濟常樂於彼岸。故能降慈悲雲，垂甘露雨；七處八會，教化之義不窮；四諦五時，利益之方無盡。並冰清日盛，霧豁雲除，爝火翳光，塵熱自靜，可謂入俗化於蒙底，出世冥此真如。使稠林邪徑之人，景法門而無倦，渴愛聾瞽之士，慕探賾而知回。道樹始於迦維，德音盛於京洛；恒星不見，周鑒娠征；滿月圓姿，漢感宵夢；五法用傳，萬德方兆。華俗潛啟，競扇高風，資此三明，照迷途之失；憑茲七覺，拔長夜之苦。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，負扆臨民，含光宇宙，照清海表，垂無礙辯，以接黎庶，以本願力，攝受眾生；故能隨方逗藥，示權顯因；崇一乘之旨，廣十地之基，是以萬邦回向，俱稟正識；幽顯靈祇，皆蒙誘濟；人興等覺之願，物起菩提之心；莫不翹勤歸宗之境，悅懌還源之趣；共保慈悲，俱修忍辱。所謂覆護饒益，橋梁津濟者矣。道既光被，民亦化之。於是應真飛錫，騰虛接影，破邪外道，堅持正國，伽藍精舍，寶剎相望，講會傳經，德音盈耳。臣昔未達理源，稟承外道，如欲須甘果，翻種苦栽；欲除渴乏，反趣鹹水。今啟迷方粗知歸向，受菩薩大戒，戒節身心，舍老子之邪風，入法流之真教。伏願天慈，曲垂矜許，謹啟。 ”

至四月十八日，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：“ 能改迷入正，可謂是宿植勝因，宜加勇猛也。 ”

△《廢李老道法詔》——北齊高祖文宣皇帝

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，道門之望。在宋、齊兩代，祖述三張，弘衍二葛。郗張之士，封門受籙，遂妄加穿鑿，廣制齋儀，糜費極繁，意在王者遵奉。會梁祖啟運，下詔舍道，修靜不勝其憤，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，叛入北齊，又傾散金玉，贈諸貴遊，托以襟期，冀興道法。帝惑之也，於天保六年九月，乃下敕召諸沙門與道士、學達者十人，親自對校。於時道士咒諸沙門衣缽，或飛或轉，咒諸梁木，或橫或豎。沙門曾不學方術，默無

一對。士女擁鬧，貴賤移心，並以靜徒為勝也。諸道士等雀躍騰倚，魚睨雲漢，高談自矜，誇衒道術。仍又唱言曰：“ 神通權設，抑挫強禦。沙門現一，我當現二，今薄示小術，並辭退屈，事亦可見。 ”

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。上統曰：“ 方術小伎，俗儒恥之，況出家人也。雖然天命令拒，豈得無言？可令最下坐僧對之。 ”即往尋覓，有僧佛俊，一名曇顯者，不知何人，遊行無定，飲啖同俗，時有放言，標悟宏遠。上統知其深量，私與之交，於時名僧盛集，顯居末坐，酣酒大醉，昂兀而坐。有司不敢召之，以事告於上統。上統曰：“ 道士祭酒，常道所行，止是飲酒，道人可共言耳。可扶輿將來。 ”於是合眾皆憚而怯上統威權，不敢有諫。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。既上，便立而含笑曰：“ 我飲酒大醉，耳中有所聞云：沙門現一，我當現二。此言虛實？ ”道士曰：“ 有實。 ”顯即翹一足而立，云：“ 我已現一，卿可現二。 ”各無對之。顯曰：“ 向咒諸衣物飛揚者，我故開門試卿術耳。 ”命取稠禪師衣缽咒之，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咒，無一動搖。帝敕取衣，乃至十人牽舉不動。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，又令咒之都無一驗。道士等相顧無賴，猶以言辯自高。乃曰：“ 佛家自號為內，內則小也；謂我道家為外，外則大也。 ”顯應聲曰：“ 若然，則天子處內定小，百官處外定大矣。 ”靜與其屬緘口無言。帝目驗臧否，便下詔曰：“ 法門不二，真宗在一；求之正路，寂泊為本。祭酒道者，世中假妄，俗人未悟，仍有祇崇。曲蘗是味，清虛焉在，瞿脯斯甜，慈悲永隔。上異仁祠，下乖祭典，皆宜禁絕，不復遵事。 ”頒勒遠近，咸使知聞。其道士歸伏者，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。未發心者，可令染剃，爾日斬首者非一。自謂神仙者，可上三爵台，令其投身飛逝，皆碎屍塗地。偽妄斯絕，致使齊境國無兩信。迄於周時隋初，漸開其術，至今東川，此宗微末，無足抗言。帝諱洋，即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。嫡兄澄急性　為奴所害。洋襲其位，代為相國，魏曆將窮，洋築壇於南郊，筮遇大橫大吉，漢文之卦也。乃鑄金像，一瀉而成。魏收為禪文，魏帝署之，即受其禪為大齊也。凡所行履，不測其愚智，委政僕射楊遵彥。帝大起佛寺，僧尼溢滿諸州，冬夏供施，行道不絕。時稠禪師箴帝曰：“ 檀越羅剎察治國，臨水自見。 ”帝從之。睹群羅剎在後，於是遂不食肉，禁鷹鷂，去官漁屠，辛葷悉除，不得入市。帝恒坐禪，竟日不出，禮佛行繞，其疾如風，受戒於昭玄大統。法上面掩地，令上履發而授焉。先是帝在晉陽，使人騎駝，敕曰：“ 向寺取經函。 ”使問所在。帝曰：“ 任駝出城。 ”及出奄，如夢至一山。山半有佛寺，群沙彌遙曰：“ 高洋蒨駝來。 ”便引見一老僧，拜之曰：“ 高洋作天子，何如？ ”曰：“ 聖明。 ”曰：“ 爾來何為？ ”曰：“ 取經函。 ”僧曰：“ 洋在寺懶讀經，令北行東頭與之。 ”使者反命。初，帝至谷口木井佛寺，有舍身癡人不解語，忽謂帝曰：“ 我去爾後來。 ”是夜癡人死，帝尋崩於晉陽。

△通極論——隋沙門釋彥琮

原夫隱顯二途，不可定榮辱；真俗兩端，孰能判同異？所以大隱則朝市匪喧，高蹈則山水無悶。空非色外，天地自同指馬；名不義裏，肝膽可如楚越。或語或默，良逾語默之方；或有或無，信絕有無之界。若夫雲鴻振羽，孔雀謝其遠飛；淨名現疾，比丘憚其高辯。發心即是出家，何關落發？棄俗方稱入法，豈要抽簪？此即染淨之門，權實而莫曉；倚伏之理，吉凶而未悟。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，釋子說會三之旨，大矣哉。諒為深遠，實難鉤致。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，鹹淡和而八珍美，何廢四時恒序，五味猶別？以此言之，豈真俗之混淆，隱顯之云異？或有寡聞淺識，則欲智淩周孔；微庸薄宦，便將位比帝王。強自大以立身，謂一人而已矣。不信有因果，遂言無佛法，輕毀泥洹　踐蔑沙門，愚襲腐儒，戲招冥禍。或有始除俗服，狀如德冠天人；才掛僧名，意似聲高海域，傲然尊處，許為極聖，豈知十纏猶障，三學靡聞；不隨機而接物，竟抱愚而自守。悲夫！二子殊途，一何踳駁！高懷達士，孰可然哉？冀欲解紛挫銳，假設旗鼓，雖復俱有抑揚，終以道為宗致。其猶五色綺錯，近須彌而會同；萬像森羅，依虛空而總集。歸根自紜紜之物，吞穀實茫茫之海，斯誠光讚於佛道，述獎於玄門。庶令無我無邪，允謙允敬，式貽後進，論之云爾。

有梵行先生者，高屏塵俗，獨棲丘壑，英明逸九天之上，志氣籠八宏之表。藉茅枕石，落發灰心，糞衣殊羊績之袍，繩床異管寧之榻，自隱淪西嶽數十年矣。確乎不拔，澹然無為，每而歎曰：“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。但蒼生擾擾，縶以愛羅，不可自致清升，坐觀塗炭，復須棄置林藪，分衛人間。”於是屈跡暫遊，方踐京邑，次於灞上。有行樂公子者，控龍媒於流水，飛鶴蓋於浮雲，繡衣侯服，薰風合氣，玉勒金鞍，爭光炫日。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，割袖之寵已迷漢帝；接軫城隅，陪曹王之席；連瑣池側，追山公之賞。道逢先生，怪而問曰：“先生貌若燕趙之士，發如吳越之賓，容色似困陳蔡，衣制不關楚魯。徐行低視，細語顰眉，瓦缽恒持，異顏回之瓢器；錫音乍振，殊原憲之藜杖。此地未之睹，我嘗所不聞，敢問先生何方而至？”

先生靜默良久，徐而對曰：“觀子馳騁於名利，荒昏於色聲，戴天猶不測其高，履地尚不知其厚。吾聞坎井之內，本無吞舟之鱗，榆枋之間，詎有垂雲之翼？吾非子之徒與？其可識乎？試當為子言之，幸子暫留高聽。吾師也，德本深構，樹自三祇之初，妙果獨高，成於百劫之末。總法界而為智，竟虛空以作身，寧惟氣稟二儀，道周萬物而已！斯故身無不在，量極規矩之外；智無不為，用絕思議之表。不可以人事測，豈得以處所論？將啟愚夫之視聽，須示真人之影跡，其猶谷風之隨嘯虎，慶雲之逐騰龍。感應相招，抑

惟常理，於是降神兜率之宮，垂像迦毗之域。氏曰“瞿曇”，種稱“剎利”，俗名“悉達”，道字“能仁”，乃白淨王之太子也。家世則輪王迭襲，門風則聖道相因，地中三千，既殊於雒邑，國朝八萬，有逾於鷲嶺。宗親籍甚，孰可詳焉！暨吾師生也，坤形六動，方行七步，五淨雨花滿國，二龍灑水遍空，神瑞畢臻，吉征總萃，觀諸百代，曾未之有。然復孕異堯、軒，產殊禹、契、至如黑帝入夢之兆，白光滿室之征，徒曰嘉祥，詎可擬議？身邊則金色一丈，眉間則白毫五尺，開萬字於胸前，躡千輪於足下。大略以言三十有二，非可以龍顏虎鼻，八采雙瞳，方我妙色，校其升降者也。雖復呂公之相，高帝世謂知人，若譬私陀之視，吾師未可同日。於是崇業大寶，正位少陽，甲觀洞開，龍樓迴建。至如多才多藝，允文允武，非關師保，自因天骨。或於太子池臨泛之辰，博望苑馳聘之際，力格香象，氣冠神功。試論姬發、曹丕莫之與擬，漢盈、夏啟寧足涉言？父王宿衛甚嚴，喻視彌篤，九重禁闥，聲聞則四十里；三時密殿，姬麗則二萬人。然以道性恬凝，志願衝固，雖居三惑之境，不改一心之節。曆王城之四門，哀老病之三苦，乃自嗟曰：人生若此，在世何堪？脫屣尋真，其於斯矣。於時桃則新花落雨，青春始仲，月則半輪低閣，永夜方深。觀妓直之似橫屍，悟宮闈之如敗塚。天王捧白馬而逾城，給使持寶冠而詣闕，雖復秦世蕭史，周時子晉，許由洗耳於箕山，莊周曳尾於濮水，方茲去俗，何其蔑如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，禪河起苦行之跡，沐金流之淨水，遊道場之吉樹，食假獻糜，座因施草。於是十力智圓，六通神足，魔兵席卷，大業克成，獨稱為佛，是吾師也。法輪則奈國初轉，僧侶則？陳始度。至於迦葉兄弟，目連朋友，西域之大勢，東方之遍吉，二十八天之主，一十六國之王，莫不服道而傾心，餐風而合掌。於是他化宮裏，乃弘十地，耆闍山上，方會三乘。善吉談無得之宗，淨名顯不言之旨，伏十仙之外道，制六群之比丘。胸前則吐納江河，掌內則搖蕩山谷，論劫則方石屢盡，辯數則微塵可窮，斯乃三界之大師，萬古之獨步。吾自庸才，談何以盡？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，孔子之述易刊詩，予賜之言語，商偃之文學，爰及左元放，葛孝先，河上公，柱下史，並驅之於方內，何足道哉！自我含靈福盡，法王斯逝，遂使北首提河，春秋有八十矣。應身粒碎，流血何追？爭決最後之疑，競奉臨終之供。嗚呼！智炬消，慈雲滅，長夜諸子，誠可悲夫！於是瞻相好於香檀，記筌蹄於貝葉，三藏受持，四依補處。而我師風無墜，於斯乎但世道紛華，群情矯薄，人代今古。暨於像運既當徂北，稍復東漸，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，摩騰佇蔡愔之勸，遺教之流漢地，創發此焉。迄今五百餘年矣！

自後康僧會、竺法護、佛圖澄、鳩摩什繼踵來儀，盛宣《方等》，遂使道生、道安之侶，慧嚴、慧觀之徒，並能銷聲掛冠，翕然歸向，緇門繁熾，焉可勝道！吾少長山東，尚素王之雅業；晚遊關右，慕黃老之玄言，俱是未越苦河，猶淪火宅。可久可大，其惟佛教也歟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，仰群英之遠跡，歸斯正道，拔自沈泥，本號離欲之逸民，摧

邪之大將，吾之儔黨，其謂此乎？”公子蹙摐而言曰：“觀先生之辯，雖可談天，然其所說，何太虛誕？竊尋佛本啟化之辰，當我宗周之運。自云娑婆總攝，靡所不歸，或復光照無際，聲振有頂，或復八部雲臻，十方輻湊。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，俱在須彌之南，並是閻浮之內，那忽此間士庶，無至佛所？如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，弗生我秦漢？靡載我墳籍？詳此二三，疑惑逾甚。僕聞貞不絕俗，隱不違親，所以和光於塵裏，披蓮於火內。至若束帶垂纓，無妨修德；留鬚長鬢，足可閑居。且道本虛通，觸無不是，何棄於冠簪，專在於錫缽？竊以不傷遺體，始著孝心，莫非王臣，終從朝命。今既赭衣髡髮，未詳其罪，不仕天子，無乃自高？敢咨先生，請當辨析。”

先生曰：“吾聞大音不入於俚耳，其驗茲乎？猶欲以寸管窺天，小螺量海，而我法門夐出，非吾子之能極。吾且仰憑神力，更為言之。吾師化道含弘，靈鈞遠被，但眾生緣薄，自為限礙耳。何關佛威之不大，聖澤之無均？其猶日月垂像麗天，雷霆發音動地，而簡於聾瞽，豈光微聲小者哉？然佛遊舍衛，有餘二紀，三億之家，猶不聞見，何怪邊地十萬里乎？竊以周孔之生，本惟華夏之邑，夷狄不信其理，何耶？至於東方朔之升天，淮南王之入籙，然乘鸞排霧，世有其人。欲不長於神仙，猶密之而弗載，寧解味吾師之道術，書之於惇史乎？況值秦皇焚典，經籍不全，何容守此局文，遂無大見，然有惑彼正，真甘茲隨俗，未悟身之非潔，豈達命也！無常服玩，則數重不止；慳貪則一毛難落，屑屑頑民，可悲之甚。吾已無保於形骸，誰有營於炫好？鬢髮既剪，我心自伏；衣惟壞色，愛情何起？所以五綴而持想，六時而係念，蕭然物外，是曰逆流。竊聞夏、禹疏川，則有勞手足，墨、翟利物，則不吝頂踵。殺身以成仁，餓死而存義，此並有違於大孝，然猶盛美於群書。況吾養性棲玄，立身行道。方欲廣濟六趣，高希萬德，豈學子拘之於小節，顧在膚髮之間哉？扇逐榮名餘事，從北面之朝也。其若效淺祿微，唯勞諾走，功高無暇，位極常懼，危溢不安，千仞棄珠，一何賤寶。但火內之蓮，非吾所發，染而不染，何爾能知？”公子曰：“先生強誇華以飾非，護牆茨而不掃，請聽逆耳之篤論。略條其弊也，四焉。僕聞玉樹不林於蒹葭，威鳳不群於燕雀，先生道雖微妙，門人獨何庸猥？或形陋族微，或類卑神闇，無三端可以參多士，無十畝可以為匹夫。墮王事之不閑，恥私門之弗立，寄逃役於佛寺之內，才容身於法服之下。見人不能敘寒溫，讀經不解正音義，空知高心於百姓，背禮於二親，非所以自榮，其弊一也。僕聞采椽土階之儉，唐堯之所以字民；瓊室玉台之盛，商辛之所以敗俗。況如來行惟少欲，德本大悲，隻應宴坐於塚間，經行於樹下，何宜飾九層之剎，建七寶之台？不潛作者之勞，不慚居者之逸，非所以自約，其弊二也。僕聞無自伐功，老聃之極教；不讚己德，惟佛之格言；勞謙則君子終吉，克讓則聖人上美。必若內德充盛，自然外譽，馳應賓侶，坐致揄揚。豈況佛心澄靜，亡諸得失之咎？如何獨許‘世尊’之號，不欲推人？然彼群經，莫二之宗，各

談第一之稱，自生牟楯，將何以通？非所以自遜，其弊三也。僕聞情存兩寶，心慎四知，方曰通人之雅懷，廉士之高節。或散之於宗族，或棄之於山水，況玄道清淨，反俗沙門，而復縱無厭之求，貪有為之利，勸俗人則令不留髓腦，論？施則便無讓分毫。或勝貴經過，或上客至止，不將虛心而接待，先陳出手之倍數，此乃有識之同疾，海內之共知。非所以自廉，其弊四也。僕直言雖苦，可為藥石，惟先生高見，覽以詳之。”

先生曰：“吾子不笑，何謂道耶？子但好其所以同，寧知其所以異？徒欲圮毀，未損金剛。吾道弘邃，豈可輕矣。吾聞萬機斯總。聖皇所以稱大；百川是納，巨壑所以為深。王則不恥於細民，海則無遺於小水，況吾師大道，曠無不濟，有心盡攝，未簡怨親；自當品戒德之小大，混族類之高下。故有除糞庸人，翻涉不生之位；應書貴士，倒墜無間之獄，內秘難識，外相孰知？子何自擅為銓衡？吾未相許為水鏡。若但以貌取人，失之遠矣，遂使叔向伏靦蔑之語，長者悟沙彌之說。且復窮通有運，否泰無恒，或始榮而後辱，或初微而後盛，異轍紛綸　可略言也。至如立錐無地，非慕堯、舜之德；餘圖不紹，豈傳湯、武之聖？詎知吞並六國，其先好馬牧人；約法三章，則惟亡命亭長？樊、灌起販屠之肆，伊、呂出廚釣之間，曆代因循，高門相襲，遂為四海強族，五陵貴氏，冠冕陵雲，風流蓋世。暨若朝陽晞露，羨皂隸之難留；宿草負霜，混螻蟻之莫別。是知用與不用，虎鼠何常？尋末窮本，人倫一概，那忽輕以乘軒，蔑茲甕牖，雖復才方周旦，亦何足觀？嘗試言之。朝市虛煩，身心空弊，智者同棄，賢人共鄙，但覺斯懷之可入，所以避地而歸來。吾則厭來苦而知昨非，子便耽往欲而惑今是。寧自安貧樂道，少賤多能，奚用太廟之犧牛，豎子之烹雁？吾今素質自居，默念無雜，不假導於仁義，豈亂想於繁華？固亦騎遺牝、牡，自忘寢、膳，詎守寒溫之小才，音義之薄技？修心可以報德，何局定省之儀？弘化可以接引，寧止俯仰之事？此吾所謂一勝也。吾師空閑樂處，不惟聚落；輕微矜納，豈獨珠瓔。是以棲形五山，遊神三住，或受童土，或餐馬麥，讚淨心之小施，譏雜相之多舍。庶令藉此而建善根，因茲而表誠信，斯自束脩大體，供養恒式，豈佛身之欲須？乃含生之達志。但以凡俗難悟，？嫉未除，競獻名寶，利收多福。所以玉槃高刹，掩日聳於半天；繡栱飛甍，連雲被於寓內。爭名好尚，善將焉在？著相寡識，遂及乎斯。雖乖至真之理，足感榮華之樂，生民惟此為功，如來亦何抑說？此吾所謂二勝也。吾聞談無價之奇寶，冀欲拯貧，讚不死之神香，隻將愈疾。但眾生信邪巫之狂藥，舍正覺之甘露，困毒已深，懷迷自久。吾師之出世也，本許救濟為功，知我者希，無容緘默。使物識真以回向，何是非而自取？若夫二佛不並於世，兩日不共於天，厥號無等，庶弘至教，非如君子之小聖，事謙讓之風者。已然至理同歸，逐情異說，是經稱最，各應宜聞。此吾所謂三勝也。吾聞不閇四民之利，莫致百鎰之金，但大患未亡，有待須養。吾稱乞士，則受之以知足；子名施主，則傾之以國城。何容責我之貪，非不自揣己之慳

蔽，是驗分財相得，獨應管鮑乎？吾聞天王武庫出給，尚不由臣下，況吾師福物與？寧獨任凡僧？本雖四輩而來，今屬三寶而用，為道興供，義乖行福。既為十方常住，非曰私擬諸己，自專則法律不許，請眾則和合無由。子何德以能消，吾何情而敢擅？隻懼我之同咎，豈欲貪利者哉。竊以粒重七斤，投水則煙火騰沸；飯餘一缽，與人則群類充滿。佛猶無吝於饑犬，寧有惜於人焉？是知輒用固以招愆，回施許而獲益，真是眾生之薄福，判非吾師之褊心。至如餓鬼不睹川流，病人弗覺美味，罪關於餓病，豈流味之無也？竊聞功臣事主，粟帛不次而酬勳；明王責躬，蒼旻不言而效德。子不能自慨之無感，專謗吾師之不惠，持此饕餮，何以為人？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，田君布心於賓客，空規豪蕩之聲勢，詎擬福田而擢揚？此吾所謂四勝也。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，子但驚所未聞，惑於不見。吾之所說，子可悟矣。”公子曰：“先生雖高談自雪，終類守株。所論報應，何其悠眇？僕聞開辟混元，分剖清濁，薄淳異稟，愚聖派流。至如首足之方圓，翔潛之鱗羽，命分修短，身名寵辱，莫非自然之造化，詎是宿業之能為？竊見景行不虧，夭身世而嬰禍；狂勃無禮，竟天年而享福。遭隨若斯，因果何驗？且氣息則聚生散死，形神則上歸下沈，萬事寥廓，百年已矣，何處天宮，誰為地獄？庸人之所信，達士未之言。先生猶惑係風，請更量也。”

先生曰：“公子辯士哉！見何膚淺！所談不逾百世，所曆無越八荒，詎能曉果報之終期，察因緣之本際？不可局凡六識，罔聖三明者也。吾聞播植百穀，非獨水土之功，陶鑄四生，詎止陰陽之力？既有根於種類，亦無離於集起。竊見或體合夫妻，子孫不孕，或身非鰥寡，男女莫均，至於螢飛蟬化，蜂巢蟻卵，非構兩精之產，豈從二藏之任？若但稟之於乾坤，人亦奚賴於父母？一須委運，慈孝何歸？是知因自參差，果方環互，支分三報，星羅萬品。或今身而速受，或來世而晚成，此理必然，亦何而朽？竊以賞罰不濫，王者之明法，罪福無舛，業道之大功。政治則五刑罰，祿位賞；幽祇則三塗罪，人天福。目前可以為監誡，豈伊吾之構虛論哉？子未陷囹圄，誰信有廷尉；不遊岱宗，便謂無鬼府。但善惡積成，則殃慶有餘；被之茂典，爾所未悉；至如疏勒湧泉之應，大江潰石之感，羊公白玉、郭巨黃金，驄標鮑宣之馬，珠降噲參之鶴，爰及宣王之崩於杜伯，襄公之懼於彭生，白起甘死之征，李廣不侯之驗，陸抗殃則遺後，郭恩禍則止身，斯甚昭著，孰言冥遝？雖有知無知，六經不說。然祭神祭鬼，三代攸傳，必也死而寂寥，何求存以仁行？無宜棄儒墨之小教，失幽所之大理。子可惜良才，太甚愚僻，早須歸悔，體我真言。”公子曰：“先生雖懸河逸辯，猶有所蔽。僕聞天生蒸民，剛柔為匹，所以變化形器，含養氣靈。婚姻則自古洪規，嫁娶則列代恒禮，罪應不關於子胤，道亦無礙於妻妾。遂使善惠許賣花之約，妙光納施珠之信，眾香六萬，尚曰法師；毗耶二千，猶名大士。何獨曠茲仇偶，擁此情性？亢龍有悔，其欲如之。品物何以生，佛種誰因續？此先生之

一蔽也。僕聞猛獸為暴民之業，毒蟲含傷物之性，所以順氣則秋獮，除害則夏苗，天道之常，何罪而畏？至於牛豕充犧，羔雁備禮，運屬廚人之手，體葬嘉賓之腹，本天所生，非此焉用？然復鳥殘自死，班聽內律，如何闕養形命，空作土塵？此先生之二蔽也。僕聞天列箕星，地安泉郡，酒之為物，其來尚久，銷愁適性，獨可茲乎？所以嵇、阮七賢，興情於鬥石之量；勳、華兩聖，盛德於鍾壺之飲；管則藉此而談玄，於則因茲而斷獄，聞諸往哲，未嘗不宴。但自持之於禮，何用阻眾獨清？此先生之三蔽也。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，五味資道器之身，降茲呼吸風霞，餌飲芝露；敢為生類，罔不由之，自可飽食。用心無廢於道業，何假持齋？倦力有乏於勤修。此先生之四蔽也。先生若改斯蔽，僕亦慕焉。”先生曰：“吾聞剛強難化，固當爾耳。子之蔽乎？自不知其蔽，吾之通也，子豈識其通？由此觀之，未可與言道也。竊以鄙言無遜，尚避至親，邪行不仁，猶慚先達。然其男則才離繈褓，羨雙飛以求娶；女則僅辭乳哺，怨空房而感情。苟貪小樂，公行世禮，積習生常，混然誰怪？此而無恥，尤類鶉鵲。勿將群小之制婚，敢非高尚之敦雅。且婚者，昏也。事寄昏成，明非昌顯之裁範，諒是庸鄙之危行。獨有展禽柳下之操，可以厲淫夫；彭祖獨臥之術，可以養和性，斯固播之於良書，美之於方策；況乃吾師之成教也。弘淨行之宗經，豈復順彼邪風，嬰茲欲網？將出六天之表，猶無攜妓妾；既超四空之外，焉可挾妻孥？惟有二果白衣，係業通許，一床居士，精而難混。但品物之生，自有緣托，何必待我之相，配方嗣於吾師。獨不聞同一化生，士無女業；咸屏四大，法喜資形？所謂一通也。吾聞生死去來，本同步蠖，顯晦上下，無異循環，業之所運，人畜何準？是以衛姬、蜀帝之徒，牛哀、伯奇之類，狐為美女，狸作書生，抑亦事歸難思，豈易詳也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，含德不懼蜂蠆，怖鴿投影，猛虎越江，我善則報之以明珠，人惡則應之以毒氣。諒由息之生殺，豈禽獸惟害物耶？雖復飛走別形，惜身莫異，輪回無始，誰非所親？恕己為喻，亦何不忍？詎可宰有生之血肉，充無用之肌膚？至若死而歸土，物我同致，所以黃不食黿，孔猶覆醢，況吾仁慈之隱惻，孰甘美於肥鮮？但五律慚開，雙林永制，此吾所謂二通也。吾聞酒池牛飲，著乎在昔，雖百六數窮，亦亂國斯起。三十五失，抑有由之。但今身酩酊，是焉可驗；來生幽暗，將復何已？至如文舉之鐏不空，玄石之眠難悟，蓋惟耽酒之狂客，曷可以論至道哉？但使深酣則過多，微宴則愆薄，欲言飲而無災，未之有也。往賢之所嚴誡，良以此乎？縱不關物命，亦無宜舉酌，此吾所謂三通也。吾聞戒自禁心，齋唯齊志，可謂入道之初行，教民之本法。但支立而已，身亦何知？若縱情嗜欲，終為難滿，所以節限二時，足充四大，覺翳螳之附後，見野狼之對前，危亡之期既切，渴乏之情遂緩。自忻道勝而肥，何嗟食短而倦？竊以帝王之祠宗廟，夫子之請伯陽，猶須絕味辛葷，清居齋室，況吾欲亡身而訪道，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！此吾所謂四通也。莫謂子所不能，謂吾為蔽，吾之所辯，幸子擇以從之。”公子於是接足叩頭，百體皆汗，魂飛膽喪，五色無主，既如蹈虎，復似見龍，恍

焉若狂，莫知所對。先生摩頂勞曰：“吾惟潛物，子何怖耶？”公子稍乃自安，泣而對曰：“僕本生下邑，無聞大覺之名；稟性疏野，翻踵外邪之見。不遇先生，幾將禍矣！比承下風之末，精義入神，仰恃大慈，追收前失，請容剃落，受業於先生之門也。”先生曰：“子悟迷知返，善矣哉！”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